



# 蟾蜍山聚落見證中美空軍協防歷史 煥民新村 煥發新活力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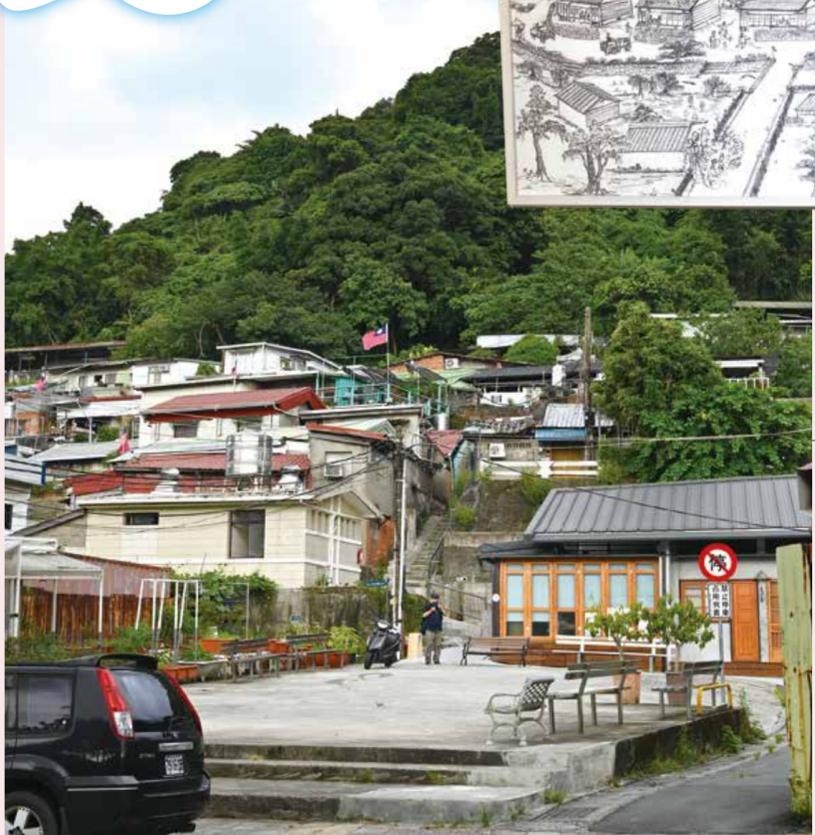


眷村歲月

蟾蜍山聚落  
被稱為臺北市唯一的活  
眷村，右下方的「蟾蜍山  
大客廳」，是凝聚居民感情，推  
廣眷村文化的據點。(圖/林建榮)



→臺北市文化基金會眷  
村部總監李曉雯期盼能  
在喧囂的都市中，保留  
一處「自然與人和諧共  
生的基地場域」。  
(圖/鍾祖豪)



學府里里長李淳琳是「煥民新村」二代住戶，父親是當年「空作部」情報官。她從民國四十一年至今，與蟾蜍山的淵源超過七十年。「我在煥民出生、長大、求學、工作、結婚、生子，現在已經當奶奶了。對蟾蜍山的所有人、事、物、地貌、歷史脈絡，我都能娓娓道來。」



繆芝芬阿姨(右圖/林建榮)看著小時候五姊妹在老家前的合影(上圖左/繆芝芬)，感嘆時光的流逝。

「我的父親是空軍作戰司令部士官，英文很好，被派到美軍擔任高階軍官的翻譯兼駕駛。」蟾蜍山聚落居民繆芝芬阿姨今年已八十一歲了，六歲從上海來到臺灣，民國四十五年就搬到蟾蜍山。她回憶指出，除了父親，鄰居長輩也有不少入幫美軍開車或共事，可以說，他們都見證了那段中美協防、保衛臺灣的歷史。

李淳琳曾以雇員身分在「空作部」擔任電腦作業員多年，民國八十九年，她擔任「煥民新村」自治會會長，九十六年選上學府里里長，現在已經是第五任了，最感欣慰的就是將「煥民新村」剩下三十九戶列管的原眷戶，於民國九十九年順利遷至萬隆軍宅。另外一項任務，就是民國一〇三年，與當地留下來居民、文史工作者共同努力，將遷村後的眷舍保留下來，成為文化景觀。「從會長到里長，我完成了好幾項不可能的任務，未來還有一些更重要的任務，必須完成。」

「煥民新村」原住戶遷出，房舍原本要拆除，文史工作者呼籲要保留下來，聚落裡留下來的人長輩響應，王永芝也受到感動，參與保存運動，並成立「學府社區發展協會」，爭取聚落居民的權益。她認為蟾蜍山聚落既然稱為文化景觀，總要強化人文內涵，於是協會成立後，就決定出版《蟾蜍山/家的味道》，將眷村的味道保留下來，「十個家庭的故事，十樣菜，每道菜背後，都是一個家的故事。這

王永芝(右圖/鍾祖豪)出版了《蟾蜍山/家的味道》(左圖/林建榮)，要將眷村的味道保留下來。

張菲、費玉清的「山中歲月」知名藝人張菲(張彥明)、費玉清(張彥亭)，小時候曾在蟾蜍山居住過。費玉清和繆芝芬阿姨家人常常玩在一起，繆阿姨常會留費玉清在家裡吃飯。有時張菲來接費玉清回家，也會一起聊天，甚至唱唱歌，繆阿姨當時就看出他們很有表演天分；後來張家搬離蟾蜍山，就較少聯繫了。

李淳琳里長也指出，張菲老家住在蟾蜍山聚落最外圍，山坡下就是羅斯福路。她和張菲是銘傳國小同學，不同班，前兩年還看到張菲回來和鄰居聊天。當年因應在「空作部」服役軍人及其眷屬的居住需求，軍方在蟾蜍山山脚興建眷舍，舊名克難村，分為

「活的眷村」述說山城故事  
一〇八年臺北市文化局開始分期分區進行「煥民新村」修復工程，由「臺北市文化基金會」負責營運，二〇九年已開放第一棟房舍「蟾蜍山大客廳」，內有策展空間、社區教室、活動中心等，作為推廣蟾蜍山眷村文化的創生據點，由不同領域的老師帶領聚落長輩體驗各種藝術文化與生態活動。

圖為張菲、費玉清曾經居住過的蟾蜍山聚落老宅，鄰居對他們兄弟都還印象深刻。(圖/鍾祖豪)

「煥民新村」二十九戶全數遷出後，其他蟾蜍山聚落住戶面臨拆屋遷地危機，所幸一群文史工作者與社區居民發起搶救行動，把原本要被拆除的房舍保留下來，民國一〇五年被指定為臺北市文化景觀，至今蟾蜍山文化聚落範圍內約有一百四十餘戶居民，八棟歷史建築、十餘株市定老樹，成為珍貴的文化資產。

文史工作者從保護這兩株老榕樹入手，延伸出後續一連串動作的眷村保存行動。(圖/林建榮)

聚落蜿蜒的階梯，訴說著豐富歷史感與人情味的山城故事。(圖/林建榮)

也是文化的一部分，否則隨著長輩逐漸凋零，很多菜的做法會失傳，很多故事也會被遺忘。

多故事也會被遺忘。

圖為學府里里長李淳琳，未來仍將為學府里里民爭取應有的權益。(圖/鍾祖豪)

圖為學府里里長李淳琳，未來仍將為學府里里民爭取應有的權益。(圖/鍾祖豪)

圖為學府里里長李淳琳，未來仍將為學府里里民爭取應有的權益。(圖/鍾祖豪)